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嫌惟覃思經籍（僧文瑩湘山野錄曰江南李後主煜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知國勢危削自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　山谷題跋曰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彷彿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五代史曰為人仁孝　馬書曰少聰悟喜讀書工書畫知音律　五國故事曰有辭藻善筆札亦有慧性　宋史藝文志後主有集十卷又雜說二卷）歷封安定郡公鄭王

馬書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上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五代史曰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江南野史曰周世宗怒不剋地帥眾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於野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爲後元宗十九年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唐餘紀傳曰張洎始筮爲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諡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職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諡曰文獻洎由此遂爲中主所識拔登朝以文學授館職累擢中書舍人北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以爲學士登心堂建亦預機密於其中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而所趨異情好頓衰佑每數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內附貢奉事與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去之喬歎撫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汝教李煜不降

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蠟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爲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請用爲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洎將命入貢作十詩以譏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部以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爲少屈然以巧宦竟至參知政事洎初爲寇準所薦奉準甚謹繼知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險詖如此至道三年病卒

宋史曰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岐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宣武洎議以爲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親膳不宜以武爲稱旋命改謚權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殫擊無所忌大臣嫉簡言等嫉之會景遷都豫章留煜居守郎薦洎爲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歲滿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
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
旦不虞耶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擕妻子及槖裝自便
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
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卽死又
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
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
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
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
加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
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
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
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
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辨上以其僑生不責以
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選兵部員外郎禮戶
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
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爲
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駮曰按考功覆
狀一句云亢龍無悔賁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
夷厥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

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
洎對狀曰稱以故泰國于明德茂動恪於天壤處崇高
之富貴絕蕃介之幾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
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
鑑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
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
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
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
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愼守
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冀傳贊云地居亢滿
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鑠鑠九有亢極一夫
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
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
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邠國公碑一無日牛之
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乃止稱云受寵若驚居
亢無悔郎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
冒天聽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宄俄下詔付
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無實何
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遷爲太僕少卿
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丞充史館
修撰判集賢院事兼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

入修正入閣舊圖洎同奉詔因詢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請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觀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雙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霪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以對或夷蠻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儆君父過勞於上臣子緘默于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雙日觀朝雙日不坐其雙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召開上閣引見前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尋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

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語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語羣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令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畢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同修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既而易簡罷郎以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其歸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俟準出人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輦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譖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益準

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驛騎入奏邊事言繼先率百萬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書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覆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日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illegible]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語之曰鄉所陳朕不能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語曰張洎本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譖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辨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宿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舞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嗌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賜刑部尚書以其二于皆為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illegible]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

素之煜以白金頭面器與洎洎尙未滿意時潘慎修掌
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
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曰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
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絕交及仲寓死郢州
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仇隙始以
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作翰林日引唐故
事奏內供奉官監鐵政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
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履轍卿言過也洎慙
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沾倚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
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
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於
世　職官分紀曰張洎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
易簡秉政洎日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洎為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
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夜
坐曹觀事每冠帶候準於角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
重之因召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遂
允事之極口誇洎於上上歎欲進用又知其在江表日
多譏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洎預謀心疑之又
詔尹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狀熙古言洎忿
佑諫說太直而非洎也自是釋然遂擢用蓋準推挽之
也既同秉太政準亦忌之洎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

準無所參預　王公四六話云張洎參政事江南後主時爲大臣國亡　受知太宗復作翰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儒林公議曰大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日朕何如李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　又洎有賜第在金陵至道中捨爲壽寧寺

主奏隆六月元宗殂太子嗣位於金陵五國故事作七月二十九日襲僞位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南唐近事曰後主嗣位初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惡之及宋陷金陵以補闕楊知讓首知府事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遏爲江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

中書侍郎馮延魯如京師奉表陳襲位宋史表曰臣本於諸子實媿非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徒因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儒傳司閫專遽易年荏及乎暫起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嗣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謀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臣既嗣宗祊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況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皷日遠慈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安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弊土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釁嫌撓干旒扆仍虞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絹綵三萬匹 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馬書曰七月罷諸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注曰初屯用遣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

公吏之擾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金陵新志日賜絹三千匹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金陵新志作王仁贍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馬書是年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都巡檢史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宋史作留從效卒五國故事因劉從效泉州桃林人也文章而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殺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自請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淸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閒[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陞壬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陵刻行與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忠順請入問疾而從效病篤乃以關踣之從效既殁立張漢思爲師以洪進

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勝又遣戍莆田亦不勝因使眾擊之亞用送同安縣轉磨之來幾而斃 泉州府志曰留從效仕閩主王氏為本郡神機指揮使天德二年朱文進稱閩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殺紹頗迎立王繼□為刺史王延政降南唐從效劫繼勳入建康自領留後嗣主卽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又王氏滅汀之歸南唐而福州為錢氏所有從效以漳據之州介於江廣吳越三國之間雖稱藩南唐而內雄據一閩彼雖壞親莫敢議者先是妙應大師黃涅槃者讖云洗打南後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國旣而清源果無干戈之婁乃從效姓名所應建隆開封鄂公後以病亟乃令從求從口齋符印出授統軍陳洪進乾德二年朝廷命康延澤來建平海軍特加洪進太傅泉州刺史初王潮劉略草閩盡有閩地弟審知襲位而審知又能喜儒招賢亦一時之傑劉從效有意雄據一方陳洪進見幾而作納款天朝保其令名榮矣哉

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推金陵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金陵新志曰七月遣翟如璧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綺綾羅一萬匹太祖放降卒千

人南還馬書七月句容尉張泌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慰諭召爲監察御史江表志曰後主郎位初張泌上書曰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泌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臣聞行潦之水徒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固大受而莫容雖欲殫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當陛下纘服丕圖嗣臨寶位百姓翹觀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來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隍將儆承天恩以布新命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仁垂華承聖雖疆里偏小而基構引遠則賢智左右前後比肩鑾揮以導揚丕命致康休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然符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踰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於是申旦不寐齋沐作思以開庶裨陛下維新之化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大宗盛於神孫懋曩三百年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焦勞纏疾奄棄前戶民既歸仁天亦輔德襲歷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喪以而庶事康庶事康而判方聖升儲位而納百揆百揆納而黎民變當大行修巡狩之嗌陛下應監國之任就競業業神人咸備令告伏黃澤知時雨治宅慈弱室而無與望臣聞昔漢文

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近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安矣及即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進諫臣除收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微切至於痛哭流涕之辭者益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咈聖德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克勤勉彖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載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臣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知親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銷志而己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昧死言之夫人君郎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非秉漢文帝之心以政究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圖家令日之急務略陳其綜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曰舉綱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安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圖舊好亦在畜先代之治亂考前

載之襃貶纖介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密取舍之機責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適言以廣視聽好下士以通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觀今日下民凱陛下之致治雖百數之仰齊而不足諭焉顧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勳緒忝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爲宗伯由文章而進詩待詔於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才之化聖鑒不遠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復優游養府默然無辭則媿然而有靦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泌誠惶誠恐死罪上言御批云古人讀書不祗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信無隱斯可謂不辱士風矣況朕稽承之始德政未敷哀毀之中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副民望泌居下位而首進讜論激詞氣激揚夾搜覽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

按馬令書江表志俱作張泌惟唐餘紀傳以爲張洎唐餘紀傳係明人作馬書江表志爲南唐人作南唐人見南唐時事爲確俟考

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馬書

是年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佑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南唐別記曰保大中從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　江南野史曰後主三年有兩日相觸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槖駝三月太祖出師平荊湖國主遣使犒軍宋史曰後主每聞朝廷有克捷及嘉慶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節史以買宴爲名別奉珍玩爲獻吉凶大禮皆別修貢夏四月泉州副史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五國故事曰初劉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有地震漢思懼誡洪進遂起出他門洪進率子弟徑入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覲改授徐

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宋史曰詔後主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闘拱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命渡江　金陵新志曰十一月遣貢賀南郊禮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賀冊尊號絹萬匹　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馬書是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　遷右僕射

乾德二年金陵新志曰二月遣貢助安葬錢一萬兩綾絹各萬匹別貢銀二萬兩金器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馬書曰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宮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

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
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
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行周郭謨誅遂
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不
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
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眾至末年銅錢
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
且寮民富商不保其貨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
燕翼貽謀錄曰江南李唐舊用鐵錢因韓熙載建議以
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鐵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
南末年鐵錢十僅值銅錢一江南小民間不行用遂廢
之太平興國二年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
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流矣　江南野史云
初兩主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貨約一千重二斤十
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
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
價斷增諸郡盜鑄者廢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
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眾而不
止　陶岳貨泉錄曰韓熙載請以鐵為錢其錢之大小
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舊錢稍大
而輪郭深闊既而鐵錢大行
公私便之案此與眾說不同

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

歙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
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
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
博務禁商旅過江宋史曰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采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
北置榷易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樵采是歲以江南薦饑特弛其禁昭陽李蒨曰宋史既載是年弛禁陸
書又載是年設禁恐以追述往事為今非耳九月立子仲寓五代史作仲寓爲清源
郡公仲宣五代史作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
氏已寢疾哀傷增劇亦卒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
丕來弔祭宋史曰丕字齊物相州人南唐國后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覘其意慮後主邀丕登昇元
閣賦詩作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馬書是年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吉州林仁肇代
乾德三年馬書曰葬昭惠后於懿陵金陵新志二月[illegible]貢長春節御衣二襲金酒器千兩錦綺

綾羅各千匹銀器五千兩十州田又貢賀收復西川銀五萬兩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爾沙聖尊后鍾氏殂馬令書葬光穆后於順陵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馬書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愼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宋九月愼儀至番禺被執馬書在開寶二年又云是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開寶元年玉壺清話曰主遣韓熙載入朝聘謝熙載歸與主曰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在魯分今晉王鎮兗海料非久必作太平中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歲也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玉壺清話曰主有異見人之休咎死生皆先見之湯悅仕爲祕校主

受禪用爲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覽卿辭彩明煥精芒中
發得非有遇乎悅不敢隱曰臣數日前夙興頮面流星
墜盆中驚異之際滯掬之星飛入口餘無他遇卜曰卿
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三朝後歸朝爲太子詹事入
十餘卒　馬書曰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
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
諱改姓湯悅常撰揚州孝先寺碑周世宗親征淮南駐
蹕於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崇義入貢
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崇義特
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歎後仕
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得陳壽史體
　春明退朝錄云太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
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泊直舍人院四公皆江
南文士也　馬書又云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知制誥張泊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
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泊職　天
下名勝志曰文圭小字桂郎卜居九華潛心苦學所用
墨池底爲之穿赴舉時途遇一叟熟視之曰君目可容
拳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乾寧中及第爲
裴樞宣諭判官城南殷郎宅基俱存子行義幼時見星
墜水掬而吞之自是文思日奇仕南唐宰相後隨李主
歸宋遷光祿卿避諱改姓名爲湯悅奉敕撰江南錄十

卷令城東五里泚公敷是其讀書處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

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按是歲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漢亡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能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江南野史曰至秋方沒二日相觸馬書是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嚴續平章事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金陵新志曰七月煜上言古城國使人貢道出臣國遣臣犀一株牙二株白龍腦三十兩薔龍腦十片乳香千斤沈香三千斤煎香七千斤石亭脂五十斤白檀百斤紫礦五十斤荳蔻二萬顆龍腦三斤積鄉五十斤藤花簟四領古城瓜斑古緞二段阿婆禮假

鶻圖古綬一段闍婆沙鶻古綬一段織古綬一段織水織布五匹沙鶻錦織古綬一段以其物來上詔還之壁以邸院稍乏鬻供將茶二十萬斤納於建安軍詔給價錢足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善來賀稱江南

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宋史曰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

戰艦數千艘在荊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馬書是年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

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馬書作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

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一作藝文院樞密院爲光政院

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宋初金陵殿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於周猶如故後主

立遇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馬書作南楚閩從鎰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佖唐餘紀傳曰張佖毗陵人後主朝仕為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既損制度改內史舍人佖隨後主附宋太宗朝任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欲談何事佖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之食臣累輕俸優常過臣候然止茶羹耳明日太宗遣伺之果然仍皆陶器嘉其不隱遷官郎中人稱茶羹張家

宋別史曰佖官河南每清明親詣後主墓於北邙哭甚哀李氏子孫陵替者分俸贍之

宋史李昉傳曰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問佖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覈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綸等五人南唐近事曰揭榜之前夕有程貝者夢人報己與王倫等五人及第員驚喜詣省門過楊遂張觀皆親謁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郎始聞

遂等三人中選其負後主疑濫任私命張泊覆試再放王倫等五人乃知泊雖鐍秘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雖行之應也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奏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

國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宋史曰是年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爲常及貢米麥二十萬石　五代史曰後主常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飮愁思悲歌不已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曾鞏隆平錄曰盧多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末登進士第開寶中累擢參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善何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何知即通夕閱覽詰朝問書中事應答無滯上益寵待爲翰林學士時屢於上前毀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爲所抑曾再相廉知多遜等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因發其事追削官爵并其家流崖州卒於配所初王祐知制誥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怒出祐

知華州及多遜敗明識士大夫服膺有識云 別史曰
多遜艤舟宣化口使白國主以朝廷修天下圖經獨缺
江東爲言國主令録一本送之因得十
九州屯戍遠近戸口多寡遂有用兵意 國主聞太祖欲
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
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戸部侍郎
李平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
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
梁迴來使 宋史曰梁迴博州聊城人少爲吏部小史周
世宗在藩邸日得給事左右及嗣位補殿直
改供奉官四遷至左藏庫使太祖將討西蜀以迴監秦
州戍兵蜀平改監霸州兵轉宮苑使從征太原還會命
隰州刺史聶章爲沁州兵馬部署以迴監其軍無何幷
人入寇迴與閻彥進同率兵擊敗之以功遷東上閤門
使開寶五年命爲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八年
奉使江南迴素貪冒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雖饋

貪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而奉以貲貨殆直數萬緡過郎大喜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樂及歸戀戀不發人多笑之暨王師伐金陵命過興潘美劉遇率步兵先赴荊南且以過護行營步兵及左廂戰權與吳人戰采石殺獲甚眾江南平以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宗即位判四方館事領禁軍戍澤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往淮泗迎勞夏汴水大洪詔過發畿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四年征太原以過為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督軍攻城中流矢四車駕還命與孟玄喆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遷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城并州於三交及築緣邊保障七年李繼遷寇邊以過領兵護銀夏州八年召歸授唐州防禦使令赴職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乘勢數寇邊復召過為銀夏都巡檢使赴邊捍禦之三年夏卒於銀州官舍年五十九過性鷙率尤不喜交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昔預坐開寶中過為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至淳化中翰林學士蘇易簡自於太宗始復預焉大中祥符八年錄過子廷物為奉職

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江南野史曰初流言其詞北使稱何後主餞送入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敢登使者船

九

月丁卯復還知制誥李穆于倂東都事略日李穆字孟維開封陽武人也幼畫厚貞
吉好學博聞陵衆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日觀
李生材器他日必爲卿相昭素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
授之舉進士謂邪州判官禹世宗卿位博求文學之士
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遣殿中侍御史太祠
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從陝州生輸刑粗於西京失期
免肯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爲太子中允尋
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探履爲大祖所知太祖嘗詞
盧多遜日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日穆臨事不以
死生易節所謂仁若必有勇也乃遺傅李煜諭令人朝
煜辭以疾穆日朝與不朝椎自處之朝延繁富甲兵精
銳恐不易當耳太亂聞其言以爲要切太宗即位累遷
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
外郎太宗惜其才尋命之嚴試考較見其形容甚擢備
之詔日憂畏所致耶穆流涕太宗爲之動容命疾故官
罹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穆至孝毋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白扶持起
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循之色毋卒哀毀
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覲事然終不飲酒不食內
末終喪而卒年五十七太宗孫惜之謂幸相日李穆國
之良臣奄爾淪謝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賜工部

尙書諡曰文蔡穆子行簡以父任爲將作監丞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眞宗聞其賢行卽其家拜太子中允致仕還太常丞而卒　羅延平尊堯錄曰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所謂仁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圓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玉海曰先是李煜外示恭儉內懷觀望太祖慮其難制遣李穆諭旨召赴闕果稱病不朝而全葺城壘教習戰櫂爲自固之計帝怒命彬等進討之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隆平錄曰曹翰魏郡人少爲郡小吏周祖鎭鄴奇之以隸世宗幕下世宗鎭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府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家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卽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懲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擢其

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翰帥荊襄鑿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領漕運而糧饋不乏蜀平全師雄擁眾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延讓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欲三鼓復攻城議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眾不集而潰遷蔡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獨下池陽而煜將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調巨艦十百同所得以歸朝廷涵容不加詰罔錄其功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兵東隅有卒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遽拔之象其班師平卒如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翰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堠如遇寇則舉白旗之類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居數歲汝陰令孫崇訟其不法鞫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久之復千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諡武毅翰天資殘忍貪冒多智數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默記不少差

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

東都事畧曰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
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旣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牙將周
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
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
私覿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
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強
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遣引進使宋
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廣破北寇太祖代蜀以內
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下峽中郡縣悉下諸將
皆欲居城殺降彬獨仁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
書裦之蜀平王全斌等不恤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展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
役與光毅破之於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
帛彬槖中惟圖書衣衾而己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
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襃龍恐無以
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
豈惜言哉長憾惡勸書朕所以賜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至闕柏谷降賊將
陳廷山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軍由荆南

順流而東破峽石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斬數萬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冀煜歸服使人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衆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安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牓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平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

曹濟陽武惠王行狀曰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

妻女振乏絕恤飢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破而已

邵氏聞見錄曰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辭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益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鈇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安戮一人而江南平

普公議錄曰太祖遣王全城等平蜀全城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宜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取令勘劾泊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伏罪曰臣初與全城等同委彼任若全城等獲罪臣獨請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

安留此文字曰臣初意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聞見前錄曰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

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

宋史曰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裕邢州刺史漢瓊體質魁岸有膂力晉末補西班衛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知攻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登州團練使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王師征江南令領行營騎軍兼戰櫂左廂都指揮使自蘄春攻峽口砦斬首數千級獲樓船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攻城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於蒲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陳邊事稱旨命為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介甲寶劍戎具以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

中書令漢瓊性木彊使酒難近然善戲行功無子弟漢贇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贇補供奉官營監高陽關不戍軍乘傳稱發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擒焉累仕崇僕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賀州刺史田欽祚

宋史曰田欽祚潁州汝陰人父令方漢貝州團練使帳下命人靖邊庭妻有美色令方私之邊庭不勝忿會陝西三拔連衡闕輔閒人情大擾邊庭率其徒數人夜縱人州解害令方因掠郡民投趙思綰至遷闕與守關使者職遂敗散朔廷錄欽祚爲殿直改供奉官周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纂禮淵祓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令督修澶州城淮人寇高密刺史王萬威求濟師命欽祚領州兵援之既至圍解宋初遷閤門通事舍人乾德二年冬討蜀爲壯路先鋒都監令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閤門副使蜀士寇亂又遣欽祚率師討平之四年春并人寇樂平使從羅彥褒拒之獨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眾以功遷西上閤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破賊兵於石嶺關領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三年契丹寇中山以欽祚爲定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晡殺傷甚眾欽祚馬中流矢路驛士王超授欽祚以馬軍復振敵解卻朝廷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覡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

直三千萬悉以賜欽祚會與師首命欽祚與曹彬李漢瓊率騎軍先赴江陵號命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左廂戰擢都監領兵敗吳軍萬餘於溧水斬其主帥李雄等五人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為南面攻城部署既平以功加領協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引進使為晉州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眾寇洪洞縣欽祚擊敗之斬首千餘級獲馬數百太宗賜欽祚白金五千兩令市宅四年從征太原護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扞契丹欽祚性剛戾負氣多所忤犯與主帥郭進不協進戰功高屢為欽祚所陵心不能甘遂自縊死初賊兵奄至進出戰欽祚但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俸芻粟多販鬻規利為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為幽州西路行營壕砦都監六年秋改房州團練使逾年又改柳州嶺外多瘴氣因遘疾累表乞生還闕下上憐之遷郢州團練使在郡二年入覲欽祚見上涕泣不己以為銀夏綏宥都巡檢使俄召還會征幽州命欽祚與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為排陣使時欽祚己被病受詔不勝喜一夕卒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多惡之子承誨仕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承說至崇儀副使

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宋史曰潘美大名人朝廷議征江南命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

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步大軍隨之江南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江南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趙利美麾兵奮擊奪戰艦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江南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金陵危甚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累官檢校太師加同平章事

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

宋史曰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夔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閤實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洸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櫂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敗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餘功加領大同軍節度使車駕雩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鄜州行營都部

署護巢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從鎮滑州
晨興方對客足有多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
遇即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
餘乃差遇姓廉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
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
玉海曰開寶七年九月十九日丙寅命山南東道節度
使潘美潁州團練使曹翰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翰瓊賀州刺史田欽祚步軍
都虞候劉遇等同赴荊南十月二十三日丁亥又以吳
越國王錢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三十日
甲辰以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馬軍戰櫂都總管潘美為
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以討之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
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銀二十萬斤宋史作茶二十
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金陵
新志作五千貫御衣金帶金銀器用數百事又貢銀五萬兩絹一萬匹以王師傳城來告築城聚糧
大為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玉海閏十月己酉曹彬收峽山寨殺江南軍八

百人獲王仁震等遂克池州　馬令書曰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　宋史曰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祕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　都昌縣志曰吳都官名舉南唐時爲彭澤主籌殺曹彬使爲李煜死守城破主將義釋之入宋爲都官員外郎子卽中復爲龍圖闍學士墓在都昌縣之長城里其銘歐陽修作梅聖俞書　歐陽公吳某墓志曰吳某李煜時爲彭澤主薄曹彬破祕陽遺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耳乃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遊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

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

馬書曰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羅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守城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

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

王海曹彬敗江南軍七千餘人於銅陵生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連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　馬書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眞相繼敗積　宋羅願新安志曰魏太尉羽字匪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初仕

汪南爲昭文館校書郎出爲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曰歸款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 江南野史曰王師苑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眞帥師禦之敗於當塗

吳越王亦大舉兵遣將犯常潤

玉海曰吳越王錢俶拔常州利城寨敗江南軍 宋史曰開寶五年吳越遣使入貢上謂之曰歸語汝元帥江南倔彊不服我將討之元帥無或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當助我及討江南俶率兵拔常州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 吳越備史曰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入貢太祖謂夷簡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信人言脣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矣年七月敕詔王取常州詔曰敕錢俶朕統御萬邦應臨兆庶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士以歸心布惠行仁是子本志與師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修臣禮久被撫綏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親則多從誠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賞信其赤心內慈豈疑其姦許而又疊傾誠款願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之無問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早來赴闕頒宜遷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包藏一旦彰露不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迎選練軍旅敎習戰陣撫

斷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二十年
心很貌恭奕然自既向展爲臣之禮適茲觀聲之方每
云傾輸動彰狡詐畏行問罪須至興師令者禁衛出軍
雲臺選將剋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小專湯寇
況早耆曾披章奏具遠事宜今驗姦內巢符陳請闔茲
討伐必器忠勤令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領兵
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毗倚之懷窮寇未已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勵人奏機事九
月孫承勵自京齋密詔回師期定矣王郎日命境內訓
據士卒揀閱兵甲至是敕遣內客使丁德裕賜王生辰
禮物冬十月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劍一
口御甲一副金載御馬一匹仍命丁德裕爲行營兵馬
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千人轄王進攻賞
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直上等都指揮使
王諤等五萬餘人發自闔城丁德裕爲先鋒使是日天
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黑色如人形舟獲當
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毗陵前鋒
所至賊望風而有獲巨艦於旌門之下占者曰玄武
之應也戊辰王次毗陵遂克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
命營於九優壞命親從指揮使淩超等分營四門命鎮
國指揮使王諤攻江陰鎮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
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

王文寶來宣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府於賊城南門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王師命金彥滔獻於京師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辛未又殺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絳有遁翌日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於京師　國

主貽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王師次

采石磯作浮橋成金陵新志曰閏十月彬敗江南二萬餘眾於采石磯擒楊收孫震等獲戰馬三百匹江南無戰馬朝廷每年賜百匹至是驅為前鋒郝守濬自荊南以大艦并黃黑船跨江為浮梁試於石牌口　樊若水父保大中為漢陽令父卒家池州石壓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祝髮為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為竅及建石浮屠月明繫繩於浮圖乘小舟載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太祖然之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組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不聽羅若水右贊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或請誅其父母

妻子後主不敢但羈道邈州若水久自陳母妻在江南
宋太祖命後主護送後主雖濆終不敢蓮厚厲南潸之
及宋師南下以若水爲先導既克淝州即用爲知州已
若水請試舟乃光試於石薛口移至采石三门成不差
尺寸潘美因宰步兵渡江如履不地砌後聞宋作浮
梁語張泊泊對日載籍來長江無爲梁之事後主曰
吾亦以爲兒職耳至是鶴若水尋希太宗命更名知
古　宋史曰樊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炎人曾祖猜
濮州司戶參單和知諭事吳爲金增令父猜事李景任
漢陽石球二縣令因家淝州知古嘗舉進十不第進謀
北歸遁漁釣宋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南岸疾
棹抵北岸以度江廣狹開實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
可取狀求進用太祖合送學十院試本科及第解
禍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言老母親數什口江
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郎詔煜遣之在開
命即厚給裝護送至上七年召拜子右贊善大
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境鄉導下淝州年以知古領
州事先是民保險爲寇知古擎之連拔二若屬其魁
以獻餘皆敗方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潮南造
黃黑龍船大艦巨竹絙自荊南而下遣入作使郭
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江濤險恐不能就乃
于石鞞口試造之移至宋石二口橋成不差尺寸從知

古之諸也

陸放翁入蜀記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己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寧朝廷命煜護送煜雖贊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水所數石竅及石浮圖皆不畢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水有不亡者乎

長驅渡江

遂至金陵

玉海曰十一月敗江南軍二萬人於采石磯生擒僞兵馬使王副總管龍驤將軍都虞候揚收等甲申大江浮梁成大軍長驟如履平地又敗數千人於新林寨十二月又敗江南軍五千餘人於白鷺洲八年正月甲戌朔又敗江南軍於新林港口斬首三千級田欽祚又敗江南軍萬餘人於溧水斬僞都統使李雄等曹彬等又敗其衆二萬餘於白鷺洲拔昇州關城三月又敗其衆於江中四月又敗其衆於秦淮北六月曹彬又敗其衆數千人於昇州城下九月乙酉降潤州十月劉遇破江南軍三萬餘衆於院口十一月又敗其軍五千人於城下先是彬等遣使以三寨攻城圍來上帝祇之指播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背既去令曹彬自督其役并力速城入不能爲其所乘矣彬等承命晝夜督之才畢吳人果來寇美等挾衝滿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所料焉 江南野史曰時盧終出師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一

校甚武或說之曰若對官家善辭必免禍校抗聲曰彼一閫主何言官家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且欄因問北軍中奴汝輩者幾人對曰國主宜翻降爲一城延命如吾輩何足問後主默然久之令出爲爾人所刺校大呼曰吾恨死不得所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以飲食藥餌迫療引見各給曰官家慈悲如佛臣等無以答顧驗城竊歎北嚮以謝生成乃夜縋之近旦皆謝誠而至後主喜賜而再遣之不復至矣故城中慮賞皆被戮

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而遷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

馬書作義師　宋史張齊賢傳曰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郎給之口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已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

選充軍伍並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遂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之爲善 分籍者又出一卒號生軍 馬書作擬生軍 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 馬書謂之圍軍後改拔山軍 元宗時許郡縣邨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 江南野錄曰勝者加以銀盃馬令書曰謂之打標舟子 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以私財招聚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 馬書并屯田白甲之類 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朔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誠以城降馬書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

吳越備史曰八年春二月詔遣內直使陳埋來宣諭仍以戎服五爲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親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僞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爾降款於單門且請命爲王從其請禹隋誠等請行府侍非王賜以衣冠器帛等悉送於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迓其家以安慰之江陰華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輝賜十襲衣玉帶玉鞍勒馬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卒兵會王師於金陵　宋史紀事曰俶既受命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何以衛社稷乎不聽　宋賜王敕曰敕錢俶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關奏今月十五日[illegible]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交撫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備社之勳世

著勤王之節一昨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旣絕援兵力盡而遂輸降款遽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冊之光輝實爲君親之任委甚爲嘉賞不捨寐興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誅神衞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玉海曰九月乙酉降潤州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與王師遇大潰金陵益危蹙王師自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皆不報表曰臣猥以弱虜僻在幽陬惟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爲之一一城生聚吾君赤子也微臣軀命吾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露號咷郯咽益見舍乎臣僕受獎與首迹萬方奈何一門自趣蜀漢不臣之子同彙合類而爲囚虜貽笑天下取辱先臣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

爲亦聖君不忍令臣爲也臣闕鳥歌獻物依人而又哀
之君臣大義傾忠能無講乎儻令宗耐之失不在臣身
臣死生之歷畢矣皇天后上貴鑒斯言　歐吏南康世
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於京爾鉉居江
南以名臣自負欲以日舌驟說存其國及其將其也大
臣亦先入言鉉傳學有辨直有以待之太祖笑日第去
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於廷御而言曰李煜無異階下
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詞鉉曰煜以小事天
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日
爾請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來史日宋
師劉金陵煜遺鉉求援兵時煜將米令貴將兵十餘萬
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令止貴勿令東下鉉日此
行未保必能濟難江而所侍者援兵耳奈何止之煜曰
方求和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
願一介之梗道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
綴兵而入見辭歸禮謁皆興嘗同　後山詩話載鉉來
釆欲以曰舌解圖盛稱其主傳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
水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
自言徵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覺而月出有何曰
未離海底千山黑飛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　猶叢
新話曰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道徐
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

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
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錢聞不覺駭然驚服
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
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
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
嗅別院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粹栄和恨煮旋砍生
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訓十議論不今數日
安得粲維豁香興之謀事乎左有日桑維翰發錢長祖
日措大家服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安以非言之
不親被所謂金雖香獸紅綿地衣前貫袋萬貫非諸得
無是搢大家帳孔平　通鑑曰踰月後遣鉉乞緩師以
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論辨不已人調怒曰不須
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邪　宋史侯陟傳曰時江表未拔南主者[illegible]車卒
疫死方議休兵以爲後圖歸適從揚州來軍金[illegible]危甚
上急發求見時破病令檢人即大言曰南唐事在朝夕
陛下奈何欲班師上屏左
右召升設問賦逢疑前議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陸
平
錄日李繼降從豊彬不江帝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
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何鼎扰行變事密不顧行繼陸獨
起闕太祖以城未下順髮其來繼陸奏曰遂過大成天
地見晦贓破之兆也裂日捷書至上語之曰如汝具料

矣

乙未城陷

殃於十行一月乙未破城國土讒迫其了
淸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
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 吳越備史日是日冬廷
軍中皆會飲沈承讓謝諸將士日城中以我節序必有
燕享備我意矣宜出其不意以圖之乃召故死士千人
以火攻其城陷其東門上皆鼓勇攀關而上王師觀之
亦攻其爆危迫遂出降焉 時後主在圖城中作長
短引兩落盡一閑來兢而城已破 者舊積閩日蔡
條作櫻桃詩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闘城中書其
尾不全以予考之殆不然予家蔵李後求七佛戒經又
雜書二本皆作梵棠中行臨江仙塗法敵字未嘗不全
其後則書學太內詩數章仞平日學書也本汀南中昔
俗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魂公之孫世功君戀余陳氏
增也其詞云櫻桃蒸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虢
月小樓西王銅羅錄州悵穉療乘別卷寂寥人散後望
發煙草低述鑪香閒嫦鳳皇兒空持羅帶同首恨
依依後有蘇子山顚之凄涼怨慕貝亡國之聲也

尚彥
秋滿志藏澁
州牧尚彥

馬承信及弟承俊戰死
馬書諸將戰
死者銷數十

將軍

人勤政殿學士鍾稽
唐徐紀傳曰鍾稽字德林璞章人
屬詞敷行緯有時譽壯唐興二徐

等遊初爲藩府從事累登臺郎爲集賢殿學士本書音釋日保大九年倩以員外赴東府亞尹徐鉉等餞於石頭城分題爲詩倩有口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塁山日望多只愁辭輩數長恨觴嗟嘅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辟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酢筵歌又克復揚州後以倩輟侍從攝戶正與徐鉉等分韻賦詩弟鍇亦與倩有賦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似驚迷我有離羣根飄飄藾此鴻倩之才譽亦可見矣宋師人金陵後主帥羣臣降倩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等死之唐餘紀傳日廖澄順昌人後主時爲大理評事宋師圍金陵勢危急校書郎林特勸與同降澄不可謂特日吾父仕唐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當矢死不二乃預以身後屬蒼頭遣之間道歸報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內袒出降玉海日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乙未曹彬等拔昇州擒李煜及其臣寮百餘人江南平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戶六十五萬　隆平錄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談苑日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以十一月廿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人

親至神冬下旬日日魁期仲衛未出必履遣晉之言闕
君到桑四面鄉罷攻後主終或左右之言以為堅覽如
此天篆無變豈可計日而取益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
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饑未畢將以二十七日
出彬又令惡言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慧
彈成列至其宮歲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
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新後主誓言若祈發失守岸橋
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剔傳賜有帳費用至廣
富厚自賣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
稗將梁過田獻辭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告將離執彬
日非爾所知觀煜神色儒夫女子之不若豈龍自引佚
哉保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撒致轄重登舟後主既失
國孫無心家計所寶特姓矣　儒林公叢日初有寫
太亂御容問者生見天表神偉益纏　老學屍筆記日
後主諸花詩云驚狂蝶有恨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江南別錄日後主欲自殺左右泣辭固謀乃止　馬書
日昇元寺闕宗構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千旦闕影半江
梁時為瓦官國至南唐民俗猶丙其名士大夫豐象民
富商之家美女少歸登難其上迫數百人哭越兵舉火
裝之哭豐動天一旦燼大將曹彬整單成列至宮門門
關後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盡禮既論以歸朝偉蘇有喉
費用日廣當厚自賣裝一歸有司之籍御無及矣遣入

治裝葬將梁過田欽辭力爭彬笑而不答圖諫彬曰彼
能出降安能死平墅曰治舟彬遣建卒五百人為運致
輸重登舟一卒負龐下道旋彬立斬之貢稽者固敢壁
跌　王陶談淵日曹彬潘美平江南後上自紗彬帽見
彬美先見美設拜美答之火見彬設拜彬使人附語曰
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得贈彬其先發舟召後
主飲茶艦前設一獨木板遵後主登舟徐徊不能進彬
命左右翼登既一曖稍李郎辦裝誥旦尚此同赴京來
曉如期至始美甚戮之彬曰舟壽獨木板尚不能進畏
死甚也焉能取死　馬書曰是日後主以黃金分道近
臣嫌裝張秘得金二百而詔彬白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以金輸官而不以周　宋史曰南唐保大中有伏鴉山
妃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巾有識銘云雜梁天監十四
年秋入月葬僭寶誌於是銘有引曰贊公營為僞大宇
書於版帛羈之是時名士陸垂姚祭而下皆莫知其旨
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其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
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發
東鄰家道關隨虎邀明興字皆小篆徐鉉徐鍇韓熙載
皆不能解及後主歸朝識者解云後主以丁酉襲位乘
雞也開寶甲戌江南幽誠跨犬也王師閣城時皆彬營
其南子碑也潘美營其北安仁也吳越王錢俶東鄰也
家道鉄無錢也隨虎攻貢年也俶以興國三年入覲明

野上甚方也水明趙後年者姓履兵真也來建師子隸興
史有衆三　碧後科漢宋明　血秦以久新鄴費盡書也
曰神所丈江及上了以師年金李福後之主奉江史從
初見謂睨表江受又來渡今陵問自主又何使云昔頭金
宋頭兆目志南之後民江日新吉毀終鬪以江　十云陵
師如民多曰滅自主問收故志李其得一爲刑江倚從新
將車鄴須開方是拔有者等曰氏鞋中人理衍南調他志
興輪顯狀贊梧宮妾服俱作開將跣原日一姑削從痛曰
建額之如中趙中嘗玩死鬼貿敗足果然曰熬錄他從開
康上像方將國說染侈闔物七此升以則以中曰痛他寶
城有　相興姓收碧摩敵又年殿正乙水仁肖後從痛中
外珠江自兵也霸經者苑云金爲毀玄木孝忽主他如新
一今南旦華資水夕人亦苑陵秦御歲之爲問初痛此修
大呼野至吉年染未詞廢刷苑人座圖蔵理二郎不連營
樓爲史申州號碧收之　荒中所論除當又人位如寫一
航天又酉城也以舟必宋諒應得者又至日語中其至石
吼王云時頭大衣靄對史焉作也以中沐如內使譴未記
如樓吉郡行水之下日日能人秦韃戍梁是君趙也云凡
人　州人一趙謂色此江拘肅趙者歲希則自布未不數
聞江子觀大之之愈物南我兇古履有標明金採遂爲百
十南城晴面望天鮮屬自明收問也衛心主陵自宋石字

數里後乇降杖決之又見鳧雁干擘自北飛至城側叫
嘯悲鳴又廬陵人曾氏子將娶婦忽化爲女嫁之有子
其怪護多類此卒亡國　春明退朝錄云開寶八年江
南平留汴木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發涸詔所在
爲蜀陽離水以過舟官吏覽諫督役稍稍則皆荷校甚
者刼罪以次破罰州縣降黜而杖之者十餘人　五國
故事日煜善吉律造忿家山及振金
鈴曲破言者家山破金陵破之護也
明年二月辛未至
京師
玉海開寶九年正月四日辛未曹彬奉露布以李
煜及其子弟爵官四十五人來獻御明德門受獻
有司言李煜獻俘之禮請如劉鋹帝以煜常奉正朔非
鋹之比不欲其其罪叛露布而刎官降赦文略曰字煜
不之分力好縱哀險許爲事大之恭勤毋欲朕天而觀
望修莊職豐彌年行國守之方招誘家強終日有包藏
之志顯然彰露達於聽聞朕欲推以異恩許其人覲堅
心背順稱挨不測云云　日詖錄冉彬上露布略曰昇
州行營馬等擇識權都署徵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
曹彬等上尚昔其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猶不無雷
宦之歲舉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長陰慘
陽舒之裔彰用民代罪之功我圖家殷萬世之基慈千
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入紘符入於提封西定巴耳
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懷褒除七十年僭僞之邦懿

魏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
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
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卩禮外示恭勤之貌内懷姦詐
之謀況李煶此是騃童問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
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
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
垢志在包荒輒青龔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
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聞示
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
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
慮陷人民於塗炭屢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
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務於長橋
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
弟從鑑歸迴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
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句連逆寇肆凶
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既人神之共憤復
飛走以無門雞犬覓效其先登蟻聚自悲於相弔臣等
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驟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
網中李煶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氣纏頓息萬家之生聚
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
政喜逢還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謌謠樂皇化而
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

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才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千人既就生擒台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權呼之至　江南野史曰後主初遣朝旨拒命不行常詔人曰他日宋師見攻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當聚室自焚宋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必無其志果能如是孫皓陳叔寶何作降虜至是果然　東都事略郭守文傳曰曹彬等平金陵守文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平煜心遂安　宋史紀事曰曹彬俘後主還怍帝御明德門以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後主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召升殿撫問　燕翼貽謀錄曰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孥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祿色不問其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宋史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中邦伐而斯在慶兹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

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被驚弃之禮器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處成王帛之儀豈廢于戈之役遷然弗顧潸蓄陰謀勞銳旅以祖征傳孤城而問罪洎閩危迫屢示招竊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背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拉莘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與詩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雅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益籍吳彼告閨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須爵命方列公侯爾賈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衞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談淵曰太祖一日小宴顧後主曰聞卿能詩可舉一聯後主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從官數服 葉夢得石林燕話曰他日復宴後主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太祖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

宋史曰後主自言其貧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縱觀謂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 王銍默記曰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辛卯殂

馬令書曰公疾命翰林醫官視

疾中使慰諭數四翌日薨

趙葵行營雜錄曰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默記曰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舊主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上曰卿第見言朕令卿往遂經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鉉言奉旨見太尉老卒往報鉉入立庭下久之老卒取舊椅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倚一椅足矣頃閒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遽下階引其手上鉉辭賓主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致坐後主相持大笑默不言忽長吁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去有旨召對謝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遂被禍

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

按徐鉉吳王墓誌作七月八日五國故事曰後主每七夕延巧必取紅白羅百匹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罷乃散之

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徐鉉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
幷序曰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王其祀聖人無外善守
者不能固其存蓋運厤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貴其有享
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壞懿範流光傳之金石
斯不誕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覽九德伯
賜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
祀三百龜玉論胄宗子維振番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
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濞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
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玄兕冥待有周關先太祖歷試
威德所及寧字將同故我舊邦感畏天命貺大號以稟
朔獻地圖以請吏故得義勤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
毅懷不世晉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鄰存紀侯之國曾
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資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
服御必以節言勤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功謹藩
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
年聞天眷調握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勞南
箕攜禰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勢醫畢
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貲爲懷錄勤王
之前啟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候待遇如初
龍錫斯厚今上宣獄大麗數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
釋及殲天在運麗澤潍恩耀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

袂倚從親灋勉論優容方將度趣等彝登崇名數嗚呼
罔川無招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歎疾
堯於京師之里地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
彰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聰太師
追封哭王命中使莅葬凡喪葬所須皆從官給郎其年
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之禮也夫人鄭國
夫人周氏動之族是生邦媛肅雍望美流詠圖風才
賓女師言成則于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
度庵通孝弟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
未易可量惟天骨秀異神氣清精吉勁則有谷指可
觀精究六經綜百氏以周公之道不可哲蘿經國
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終不渝蹈好文辭多所邇
作一游一豫必以宣載始蹴言不忘經義詞曉音律
精別雅鄭窮先頒作之笑畜風俗遊簡之原為文論
之以藉樂記王制集三義谷雜說自篇味其文知其
道矣於弧矢著文之十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
徹隱之性仍善筆札王木不殺禽魚威遂賞人之
善常若不及竺乾過草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
克愛以厭兵人之用恐世孔明罕聽雖之略不成
近功偃王之俗當行之亡罔道有所任復何魄歟
鳴呼哀哉躬仁義之三於注瞻上陽之窮附望北邱
之靈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懿奇不朽於金石

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天鑒九德錫我唐赫綿綿瓜瓞
花花商土奇絲行遊萬物重觀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
亂孔煉拔椎畔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席侯先天
不違椎蒲椎鶴永吉圖之道或汙塗時有驗易蟬止於
藪虎游於甫明明大君覓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
亦觀亦兒乃侯乃公述治玄擇徊崩榮風如松之茂如
山之崇奈何不澈謹極化窮舊國疏舫封作啟室人論
之謀卜云其吉龍宗囈德斯言王賢邀僻何往此言終
畢儼青益兮駢號孪索虬兮遲遲卿賤路兮徒返望君
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繼蔚兮相期輩斯文於憶
載將樂石兮無虧　魏泰東軒筆錄曰吳王薨詔侍臣
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銘爭名訟中傷之者而奏曰知吳
王事貝若徐銘太宗部銘撰碑銘遽請對泣曰臣舊事
吳王陛下容臣存故土義乃敵春詔太宗悟許之故銘
之爲碑但推言厥數有盡天命行歸而已其警句云東
鄉搆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
始勞因學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數異日復
得銘撫詞三首尤加歎賞今記二首日條忽干衛盡冥
花篤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袁
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舊恩一朝人事變干古信書存哀攬周原道銘旌鄭國
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生葬北邱山江南錄乃

效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吳越王錢俶也　湖廣總志李後主墓在通山縣翠屏山北且言李煜卒以五十二棺同日出葬爲疑冢此志之謬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毁杖而後起嗣位初屬保大軍興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案邵氏見聞錄李主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稅之此亦傳言者過也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江南志曰國中至冤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劍臥巨斧而釘腳又有闕入立於殿庭之下者爲拜殿進士皆覬南省下第乃釘足謝泌於下第立殿稱冤聚人之風帚地矣有司聞奏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獄於青山金陵新志曰青龍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　李昌齡樂善錄曰後上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行哀告主人憐戒虞人守之勿殺是夜果生二狙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音釋日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死中書侍郎韓熙載奏江南野史日給事中蕭儼與熙載同覆奏十國春秋日國主從之日繩愆糾謬熙載有焉獄訟有司之事囹圄非車駕所宜幸請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江表志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嘗買禽魚謂之放生汪煥歙州人第進士後主酷佞佛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日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滕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末見刺血踐髮捨身屈滕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敢死士雖擢煥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卒亡崇塔廟周必大西山遊記日翠崖廣化院棟宇弘壯保大開澄源禪師無殿住此李主甚徽之及卒自祭以文令韓熙爲塔銘寺內有後主所書羅漢及南唐經文輿徐鉉碑後主賜無殿詔皆用澄心堂紙畫日後卽押字印文如髮絲予跋其後云李氏世敬抄門其賜書偏江左諸剎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崖者亦鮮矣度僧尼不可

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皆澄心堂直承旨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人惶怖欲死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眞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遁後主甘其言益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施爲大抵類

此故雖仁愛足感遺民金陵新志曰金陵有李王廟在城東南十里里俗呼為李帝廟

而卒不能保社稷云江南錄曰嗣主諸子昔孝後主特甚兼睦親族唯以好生富民為務

欲羣臣和於朝不欲閏人過尊疏有科讒稍計者皆穎不報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者故莫盡死力

釣幾立淡曰後主天姓書學問常命請臣分夕於尤政殷與相劇談至夜分乃龍其論國事每以嘗民為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宰下如旨一日歎因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禪寒其譜與明乃著為雜說歟干萬言曰特垂此空文應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唐除紀傳論曰後主於宋頻不朝貢事大之禱不為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煩恭願受封冊求延宗記乞哀之誠諒為不切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弘君廣憐其盡禮而李其無罪雖末必竟全其國亦未必隣滅其祀鳴呼何宋氏所丁之不展也自古帝王正統三代後嵇漢唐與而得全餘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統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不而殄其世親殷周存杞宋胥壤懸矣且楚子入陳而於縣元魏氏譏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宋於此曾不願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哉借曰臥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

撫海齊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從爲庸城建爲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宮使畫備存神堯一脈備有宋三恪三歲則白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顧亦何遠務其大而害其統兆乃均視僭僞罔論其胄雖而滅之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立國青宋觀此舉措去仁厚遠矣厭後天水運窮胡馬飲制舉亭進師之際遺十臣於虜庭求封小國虜卒不許崖山帝屍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嗚呼後之誠人陽昔視宋可鑑究 歷代小史曰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雜再三數誅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然其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與亦用江南國主見藝祖故事

五行志野史曰宋祖以乙亥命曹彬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主降後帝㬎丙子爲元所虜

南唐書注卷三